

宋史紀事本末

宋史紀事本末

宋史紀事本末卷四十五

高安 陳邦瞻 增訂

明臨 胸 馮 琦 原 編

太倉 張溥 論 正

洛蜀黨議

哲宗元祐元年三月辛巳以程頤為崇政殿說書頤
在治平元豐間大臣屢薦皆不起至是司馬光呂公
著共疏其行義曰伏見河南處士程頤力學好古安
貧守節言必忠信動遵禮度年踰五十不求仕進真
儒者之高蹈聖世之逸民望擢以不次使士類有所

矜式詔以爲西京國子監教授力辭尋召爲祕書省
校書郎及入對改崇政殿說書頤卽上疏言習與智
長化與心成今夫民善教其子弟者亦必延名德之
士使與之處以薰陶成性況陛下春秋方富雖睿聖
得於天資而輔養之道不可不至大率一日之中接
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則氣質變化
自然而成願選名儒入侍勸講講罷畱之分直以備
訪問或有小失隨事獻規歲月積久必能養成聖德
頤每進講色甚莊繼以諷諫聞帝在宮中盥而避蟻
問有是乎帝曰然誠恐傷之耳頤曰推此心以及四

海帝王之要道也帝嘗憑檻偶折柳枝頤正色曰方
春時和萬物發生不當輕有所折以傷天地之和帝
領之 九月丁卯以蘇軾爲翰林院學士軾自登州
召還十月之間三陟華要尋兼侍讀每經筵進讀至
治亂興衰邪正得失之際未嘗不反覆開道覬有所
啟悟常鎖宿禁中召見便殿太后問曰卿前年爲何
官對曰常州團練副使曰今爲何官對曰待罪翰林
學士曰何以遽至此對曰遭遇太皇太后皇帝陛下
曰非也對曰豈大臣論薦乎曰亦非也軾驚曰臣雖
無狀不敢自他途進曰此先帝意也先帝每誦卿文

先吳紀事本末 卷四十五
章必歎曰奇才奇才但未及進用卿耳軾不覺哭失聲太后與帝亦泣左右皆感涕已而命坐賜茶撤御前金蓮燭送歸院軾在翰林頗以言語文章規切時政畢仲游以書戒之軾不能從

二年三月程頤請就崇政延和殿講讀上疏曰臣近言邇英漸熱只乞就崇政延和殿聞給事中顧臨以延和講讀爲不可臣料臨之意不過謂講官不可坐於殿上以尊君爲說爾臣不暇遠引只以本朝故事言之太祖召王昭素講易真宗令崔頤正講尙書邢昺講春秋皆在殿上當時仍是坐講立講之儀只始

於明肅太后之意此又祖宗尊儒重道之美盛豈獨
子孫所當爲亦萬世帝王所當法也今世俗之人能
爲尊君之言而不知尊君之道人君惟道德益高則
益尊若勢位則崇高極矣尊嚴至矣不可復加也又
曰天下重位惟宰相與經筵天下治亂係宰相君德
成就責經筵 八月辛巳罷崇政殿說書程頤頤在
經筵多用古禮蘇軾謂其不近人情深嫉之每加玩
侮方司馬光之卒也百官方有慶禮事畢欲往弔頤
不可曰子於是日哭則不歌或曰不言歌則不哭軾
曰此枉死市叔孫通制此禮也二人遂成嫌隙軾嘗

發策試館職有曰今朝廷欲師仁宗之忠厚懼百官
有司不舉其職而或至於媮欲法神宗之勵精恐監
司守令不識其意而流入於刻於是頤門人右司諫
賈易左正言朱光庭等劾軾策問謗訕軾因乞補郡
殿中侍御史呂陶言臺諫當徇至公不可假借事權
以報私隙右司諫王覲言軾命辭不過失輕重之體
若悉考同異深究嫌疑則兩歧遂分黨論滋熾夫學
士命詞失指其事尙小使士大夫有朋黨之名大患
也太后然之臨朝宣諭曰詳覽軾文意是指今日百
官有司監司守令言之非是譏諷祖宗范純仁亦言

軾無罪遂置不問會帝患瘡疹不出頤詣宰臣呂公
著問上不御殿知否且曰二聖臨朝上不御殿太后
不當獨坐且人主有疾而大臣不知可乎明日宰臣
以頤言問疾由是大臣亦多不悅於是御史中丞胡
宗愈給事中顧臨連章力詆頤不宜在經筵諫議大
夫孔文仲因奏頤汙下檢巧素無鄉行經筵陳說僭
橫忘分徧謁貴臣歷造臺諫騰口間亂以償恩讐致
市井目爲五鬼之魁請放還田里以示典刑乃罷頤
出管勾西京國子監時呂公著獨當國羣賢咸在朝
不能不以類相從遂有洛黨蜀黨朔黨之語洛黨以

頤爲首而朱光庭賈易爲輔蜀黨以蘇軾爲首而呂陶等爲輔朔黨以劉摯梁燾王巖叟劉安世爲首而輔之者尤眾是時熙豐用事之臣退休散地怨入骨髓陰伺間隙諸賢不悟各爲黨比以相訾議惟呂大防秦人戇直無黨范祖禹師司馬光不立黨旣而帝聞之以問胡宗愈宗愈對曰君子指小人爲奸則小人指君子爲黨陛下能擇中立之士而用之則黨禍熄矣因具君子無黨論以進

冬十月貶右司諫賈易時程頤蘇軾交惡其黨互相攻訐易因劾呂陶黨軾兄弟語侵文彥博范純仁太后怒欲峻責易呂公

著言易言亦直惟詆大臣太甚耳乃罷知懷州公著
退語同列曰諫官所言未論得失顧主上春秋方盛
慮異時有導諛惑上心者正賴左右爭臣不可豫使
人主輕厭言者眾皆歎服

三年三月孔文仲卒呂公著曰文仲本以抗直稱然
蠢不曉事爲諫議時乃爲浮薄輩所使以害善良晚
乃知爲所紿憤鬱嘔血以致不起公著之言蓋指其
劾程頤也 以胡宗愈爲尙書右丞諫議大夫王覲
以宗愈進君子無黨論惡之因疏宗愈不可執政太
后大怒純仁與文彥博呂公著辨於簾前太后意未

解純仁曰朝臣本無黨但善惡邪正各以類分彥博公著皆累朝舊人豈容雷同罔上昔先臣與韓琦富弼在慶歷時同爲執政各舉所知當時飛語指爲朋黨三人相繼補外造謗者公相慶曰一網打盡矣此事未遠願陛下戒之因極言前世朋黨之禍并錄歐陽修朋黨論上之然竟出覲知潤州而宗愈居位如故

五年春正月程頤以父憂守制去臺諫復論賈易詔事頤再貶易知廣德軍

六年二月以蘇轍爲尙書右丞轍除名旣下右司諫

楊康國奏曰轍之兄弟謂其無文學則非也蹈道則未也其學乃學爲儀秦者也其文率務馳騁好作爲縱橫排闔無安靜理陛下若悅蘇轍文學而用之不疑是又用一王安石也轍以文學自負而剛很好勝則與安石無異不報翰林院學士承旨蘇軾罷軾

自杭州召還未幾侍御史賈易復劾元豐末在揚州聞先帝厭代作詩及草呂惠卿制皆誹怨先帝無人臣禮御史中丞趙君錫亦繼言之太后怒罷易知宣州君錫知鄭州呂大防請併軾兩罷乃出軾知潁州尋改知揚州

七年三月程頤服闋三省擬除館職判檢院蘇轍進
曰頤入朝恐不肯靜太后納之范祖禹言頤經術行
義天下共知司馬光呂公著豈欺罔上耶但草茅之
人未習朝廷事體則有之寧有他故如言者所指哉
乞詔勸講必有補於聖明除頤直祕閣判西監頤再
上表辭御史董敦逸摭其有怨望語改授管勾崇福
宮 九月召蘇軾爲兵部尙書兼侍讀軾自揚州召
爲兵部尙書兼侍讀尋又遷禮部兼端明侍讀二學
士御史董敦逸黃慶基言軾爲中書舍人時草呂惠
卿制詞指斥先帝其弟轍相爲表裏以紊朝政呂大

防奏曰先帝欲富強中國鞭撻西夷而一時羣臣將
順太過故事或失當太皇太后與皇帝臨御因民所
欲隨事揀改蓋理之當然比來言官用此以中傷士
人兼欲搖動朝廷意極不善轍亦爲其兄辯所撰惠
卿謫詞其言及先帝者有曰始以帝堯之仁姑試伯
鯀終焉孔子之聖不信宰予初非謗誹先帝太后曰
先帝追悔往事至於泣下大防曰先帝一時過舉非
其本意太后曰此事官家宜深知於是罷敦逸慶基
爲湖北福建路轉運判官

張溥曰元祐之初正人登進程頤以崇政殿說

書召蘇軾以翰林學士召咸拔擢不次在帝左右未幾以言論不合賈易朱光庭等劾軾胡宗愈孔文仲顧臨等劾頤洛蜀交攻遂分二黨六七年間廢罷不一終宣仁清明之世竟未施用海內惜之唐長慶太和之有黨也始於李宗閔李逢吉牛僧孺惡李德裕李紳而排之目以爲黨傾軋報復垂四十年宋慶歷之有黨也始於賈昌朝陳執中王拱辰錢明逸惡范仲淹富弼等而排之目以爲黨飛章詆毀一網立盡此皆小人結約急爲身謀功名累心而恩怨日迫明

知君子有益於國而深畏其不利於己是以背
公論聚死黨奮發橫溢而不顧也軾與頤合志
同方出處不異熙豐之際或堅臥山林或放逐
湖海一朝遇主攜手偕行方冀其一心奉公更
化善政司馬光未竟之業諸賢力贊其成而口
語參商攻訐競起初不聞有國家大政爭若新
法仕塗抵巇怨若牛李也右頤者詆軾曰謗訕
右軾者詆頤曰矯激在兩賢本無罪可指而言
路亦非積憾爲讐特以誦友各地辭色不下嘲
侮小嫌詬誶靡已卽盈朝之上書猶家人之室